秀水苑

『邻居』,留下来为我歌唱

□陆水德

每天早晨,我总是被悦耳的鸟鸣而唤醒的。这些并不讨厌的吵闹声,成为我除极端天外催醒的高级闹钟,更是上天赐给我的好“邻居”。可爱的邻居们个个生怀绝技,与生俱来一副好嗓子,能歌善舞,曲调婉转缠绵、欢快动听,好像在告诉你,今天又是一个艳阳天,叫人清新舒畅,美好的一天从歌声开始。

打开窗帘,窗外是零落的几棵树,杂草衬托出一片可怜的“森林”。现如今,居住在闹市区,难得有这片像样的栖身之处。循声而去,邻居们忽隐忽现,难觅芳容。它们好像在故意闪躲。我可是一次都没用鬼叫来吓唬它,更不忍心用弹弓来射杀。诚心愿意与它们交朋友,或者,做永久的邻居也行,只求每天都有一场无与伦比的演唱会,享受顶级音乐。这可是多数人祈求不到的“门票”。可是,它们却不愿意与我为伍,只要我探出脑袋,邻居们的歌声便戛然而止,草草收场。

我撅起嘴巴吹起口哨,模仿鸟语,向“邻居”示好。可惜,我技不如鸟,叫得不伦不类,毫无疑问,怪叫反而把邻居吓跑,很难改善关系。即使后来我的口技大有长进,但还是被鸟儿甄别出是冒牌货。我无端受到排挤,只能怪我的同类,是人类的猎枪精确度太高,毒药没有掺假,摧毁森林的工具数不胜数。鸟类同人类一样,也是地球的亲子女,它们一而再地腾出生命之地,让地于人类,可见高风亮节。几百年以前,天高任鸟飞,独有的制空者。虽有参天大树,与鸟相比,都不值一提。现在的高楼大厦敢叫大树沐浴不到阳光。鳞次栉比的高楼,使鸟儿必须在夹缝里绕飞。曾经的人类朝思暮想,幻想着长一副像鸟一样的翅膀,展翅翱翔。现在更高的飞行器简直让鸟儿汗颜。

鸟儿,留下来吧,做我的好邻居,继续为人类歌唱,这样的世界才精彩。如果邻居不辞而别,说明人类还在变本加厉,使鸟儿无处可藏,凭鸟儿的智慧,靠“笨鸟先飞”的办法,很难夺回被人类霸占的本来属于鸟的绿地!

我们的副刊是心灵自由自语、交流交融的空间,我们期待并承接所有美丽而真挚的文字……

颂“三中全会”

孙泽柽

菊艳枫红精神爽,三中全会幕宏开。
神州壮志凌云起,委员齐心献策来。
改革开放主旋律,经济建设要深化。
大力推进城镇化,祖国前程似锦裁。

石门大桥

蒋广田

悬崖连叠嶂,碧水漾天光。
鸟度愁无力,车行尚渺茫。
国家投巨款,峭壁架桥梁。
壑堑成宽道,车轮驶八方。

暮秋古银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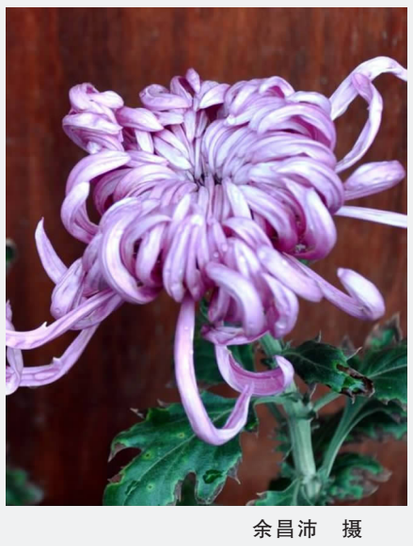
蒋樟炎

久在深山不计年,沧桑阅尽老皮斑。
金蝉奏乐隐无迹,黄叶迎风飞满天。
枫木交融秋色好,霞光互映物华妍。
孤标仰止擎霄立,国树神魂一脉传。

秋游茶山

余昌礼

峰峦半腰茶山村,松青枫红风景俊。
跋涉崎岖红军路,皖浙百姓闹革命。
“茶山会议”群英会,挺进闽浙抗日胜。
红军抗日先遣队,艰苦奋斗传统承。



余昌沛 摄

E—mail:
qdhnews@126.com

祠 堂

□卢艳敏

很奇怪,每次走进乡村的祠堂总有一种走进乡村心脏的感觉。会不由地放轻脚步,压低嗓音;甚至会不由地屏住呼吸,只感到空气流动的凝重。这种感觉就像即将进入封存已久的朱红大门,里面的神秘与魅惑正通过某种意向,沿时光隧道与我劈面相遇。

据说,祠堂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汉代。当时祠堂均建在墓地,普遍称墓祠。自南宋理学家朱熹著《家礼》一书,把祠堂立为宗族制度,从此家庙又叫祠堂。但当时修缮祠堂有等级的限制,平民百姓是没有资格立祠的,一直到了明代嘉靖年间才允许民间修祠堂。不过,到了后来倒是做过皇帝或封过侯的姓氏才可称“家庙”,其余就称宗祠了。祠堂是一个家族的血脉相系,也是一个家族的盛衰象征。它承载着荣耀与传统,承载着寄托与希望,它就像漫长岁月里的光明慰藉,温暖了一代又一代人。

在许多乡村,家族往往就是一个村落。这个村落的祖先们不管来自何方,想必一定经历了千辛万苦才寻找到他们的归隐之地。而脚下安身立命的水土,谁知道是不是一块福祉?生命里的变幻莫测在现今社会如此,在蛮荒时代也同样如此。所以祠堂所代表的祖先,更蕴藏着一种质朴而又强大的精神动力,在通过对祖先的祭祀和缅怀中,以同姓血亲关系的延续为纽带,把整个家族成员联系起来,形成了宗族内部的凝聚力并具有饱满的亲和力。

世间的一事一物,都留有敏感而动荡的痕迹。像一团火焰,簇簇燃烧,却怎么也烧不掉它的盘根错节。几千年传承下来,人们始终保持住对家族的执著,血脉相连,即使再怎样千山万水走遍,也依然要叶落归根。而这个根一旦进入了家族祠堂,即刻会稳妥平实,再慢慢流溢出许多丰盈的世间欢喜。于是乎,我们在欢喜中看到了福禄寿喜,看到了恢弘阔大,看到了富丽堂皇,看到了精雕细琢里隐藏的所有钟情。那些姓氏渊源、族人荣耀和妇女贞洁,全在祠堂的映照下熠熠生辉,成为一个个家族的灵魂永不磨灭。

祠堂的建筑一般都比民宅规模大、质量好。它可是村庄最宏伟的建筑。高大的厅堂、精致的雕饰、上等的材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过去,都过于浓烈和郑重,往往第一眼的震撼就会顿生神圣之感。祠堂除了供奉和祭祀祖先外,还有多种用处。以前很多村庄就把小学设在祠堂里,说是有祖先陪伴,读书才会认真。作家浩然就说过:山里的孩子不仅聪明、记忆力强,而且对读书都是非常地新奇和认真。或许这和祠堂就有关系。祠堂也是家族的活动场所,人们在这里寄托哀思,联络感情,商议大事,为不断来临的祸福积蓄能量。真是难以想象,一座祠堂的意义会如此深远,它能让起伏不定的心渐渐平复,能让愁苦难耐的日子过得安稳,能让一张张被烛光照亮的清寂面庞因精神共鸣而露虔诚暖色。

我们在感叹祠堂文明的同时,也愿意努力寻找这种文明的源头。因为清楚地知道,任何看似一件偶然的事物,都会有一个必然的开始。即便我们没有发觉,但那文明的曙光,总会在时间的深处远远近近点亮着,我们除了不断地寻觅,更重要的,是把这一丝微光,传向更远的远处。

程贤高 摄

屋前的阿婆

□范小英

阿婆已经82岁了,但除了听力衰退之外,腿脚还挺利索。这一次,我回老家,就看到阿婆正在菜地里摘辣椒,一头银发在秋风秋阳中显出飒飒风姿。

阿婆本来不是我们这个村的,大概是在八十年代初期从里面的山岙里搬出来的。据说,阿婆家原来的土坯房子在一次大雨后,被山体滚落的大石头砸了个大窟窿。看着破旧的房屋,她想到了住在我们村她的表弟。她的这位表弟鳏居多年,膝下无子女,却有一幢不算太小的土坯房。她向表弟袒露了她的想法和打算,给出了她能想到的优厚条件,她表弟便答应了让他们全家搬过来居住,条件就是要为他养老送终。当时,阿婆的全家也就是她和一位未成家的儿子。

就这样,阿婆在我们村子里住下了。原本,她表弟的房屋与田地里的庄稼就如同他的身体一样总是病恹恹的,至她来了之后,一切都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她表弟那房子离我家的老屋不远,每逢我要去菜地或去自家的庄稼地,都会经过他家的侧门,很多时候,会看到他坐在或立在侧门旁一付黯然神伤或忧心忡忡的样子。也不知从何时起,村里的老人去世或者小孩夭折,都是他去帮助人们入殓或打点的。这让我觉得他的身边,乃至他的房屋都弥漫着一股阴森可怖的气息。村里的小孩也许和我有着一样的心理,都从不敢接近他,也很少看到有村里的大人与他交谈。或许只有在需要他时,人们才会想起他来。儿时的乡村,一到傍晚,每家每户的烟囱会升起袅袅炊烟,伴随着厨房里晚餐的味道及锅碗瓢盆的响声。但是他家的厨房很难得有炊烟升起,没有炊烟的房子更加显得寂静怪异。而阿婆的到来,让房子活跃起来了。有炊烟、有香味、有叮叮当当的声响了。为此,我曾经心中暗喜,因为当我再次路过那座房子时就不再那么担惊受怕了。况且,许是为了能尽快赢得乡亲们的接纳,阿婆进进出出时总是把笑脸迎对着每个经过她身边的人们。我感觉,她热心、勤快,健康又爽朗。就连那些她侍弄过的庄稼也很快呼啦啦地茁壮欢腾起来。

如今,当初的土坯房早已经被红墙灰瓦的小洋楼所代替,阿婆的表弟也已于早几年病逝了。村子里那些与阿婆同年岁的老人已渐渐离去,其中也包括我的奶奶,而八十余岁高龄的阿婆却依然腿脚利索地穿行于田间地头。她的晚辈们都在外打工,只农忙时节返乡帮助阿婆收割、播种庄稼,过年时回家与阿婆相聚。许多次我回老家,看到的阿婆要么在水池上洗衣服,要么坐在屋前的空地上择菜叶,每每看到我,她的脸上会露出喜悦的神情,似乎我是她久未相逢的孙女。她会问我要不要喝水,要不要上屋里坐坐,而每次我都是匆匆经过,如果手上拎着水果,我会塞给她几个苹果或香蕉,仅此而已。

这些年,父母大多数时光在县城居住,但有着浓厚乡土情结的他们还会常常回老家,种上一畦蔬菜,撒上一茬秧苗。有时候,那些蔬菜瓜果成熟了,父母亲却没有及时去采摘,年迈的阿婆就会走到村头我的伯父家,让他们去采摘捎给我们或者让他们给我父母打电话。许多次,伯父捎来的蔬菜瓜果里,原来都有一份阿婆的惦记。

当我的脚步渐行离开时,我回望一眼老家的房子,却看到阿婆正迈出她家的院子往我这边张望。我对她挥挥手。她只是那样静静地望着我。秋日午后的阳光照耀着她慈善的面容,光影流转中,让人温暖地想流泪。

老家的泥墙屋

□王丰

老家的村坊,坐落在北南走向的山沟里。整个村坊,除了一幢幢坐西朝东的房子外,唯独我家那栋冬暖夏凉的泥墙屋,让我度过了快乐而有趣的童年。

我家的泥墙屋是父亲准备结婚时盖的。听父亲说:虽然泥墙屋看起来简单,不需要什么砖头,但要造好是很有讲究的,造泥墙屋不仅泥要选得好,而且“创泥墙”的师傅更要挑得好。在我们村,打墙体的泥,几乎是到村头或村脚那个山头上去选那种很黄且又有黏性的泥。打墙体的师傅几乎都找村脚的王叔或隔壁村的叶叔。

记得我叔叔家建泥墙屋那会,先是选泥,然后雇人去开挖。挖泥那天,上小学的我正好放假,于是我就很好奇地,跟着叔叔到挖泥现场。一到那里,发现挖泥的人好厉害,就两个人挖泥要供应五六个挑泥的人。而那些挑泥的人也是你追我赶,一路小跑,嘴里还喊着“快,快,快”。在泥墙地基上,那些拌泥的人也是顾不上与人说话,拼命用二指锄头敲打碎泥块,然后按一定比例放入石灰,洒上水,一遍一遍地拌均匀,最后火速将成熟的泥递给泥墙师傅进行“创泥墙”。

后来还听父亲说,“创泥墙”是一门技术活,如没有出师的泥墙师傅创出的泥墙会很丑,凸出的地方如怀了几个月的孕妇肚,凹进去的墙面也似十年没吃过饭的讨饭哥肚皮。这丑还是次要的,关键是墙体很不牢固,有倒塌的风险,并且还成在安全隐患。

叔叔的泥墙屋快造好时,是我小爷爷帮他盖石板的。小爷爷在后山石滩中取石板时,感觉特别小心,一把铁凿子慢慢地把石块层层分开,然后按大小、厚薄凿成石板,叫人挑回家后,好几个人再慢慢将石板传给屋顶上的小爷爷。因小爷爷的技术超好,盖的石板很像一片片鱼鳞,让人从远处就看到叔叔家的屋顶上有无数灰黑色的鱼在游动……

虽然我家的泥墙屋没有叔叔家的新,甚至没有叔叔家的大,但那栋只有几十个平米的泥墙屋不仅让我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同时也给我带来很多难以忘怀的乐趣。因为在它的屋檐下,我和同伴玩过踢皮球、打弹子游戏。在泥墙上我也画过画、写过字,并且还在蜜蜂打过的泥洞里用秸秆掏过蜜蜂,有时甚至爬到屋顶上帮妈妈摘过丝瓜、南瓜。在那栋泥墙屋里,我更是接受了父母亲的启蒙教育,学会了怎么做人,怎么做事。